

讲述二十四节气故事

——征文(第二季)——

是淮河先递来淮南已然深冬的消息。凌晨，河心暗涌如一条醒着的龙，将上游的寒意一寸寸推向下游。小寒一到，龙鳞化作薄薄碎冰片，碰撞间漾出极轻的“凛凛”声——老人说，这便是“小寒凛”。凛，是冰在生长，是时间在结壳；凛，是冷在砺刃，是春在孕锋。

农谚说：小寒大寒，冻成一团；小寒时处二三九，天寒地冻冷到抖。这说明小寒节气之冷，小寒也标志季冬的正式开始。唐代诗人元稹在《咏二十四气诗·小寒十二月节》写道：“小寒连大吕，欢鹊垒新巢。拾食寻河曲，衔柴绕树梢。霜鹰近北首，雉雉隐丛茅。莫怪严凝切，春冬正月交。”诗人将小寒时节的干冷和物候景象描述得淋漓尽致，特别最后两句感慨甚是寒冬腊月，但新年即将到来，春已不远！

立在田家庵老码头的石阶上，看灯火被雾揉成毛茸茸的晕圈。寒刀削过八公山、舜耕山的轮廓，峰楼处凝着铁青。山脊冰凌挂在枝头时，让人忆起宋人杜耒“寒夜客来茶当酒”之句。可此刻无人叩门，只有淮河自斟自饮，一杯饮尽，杯底便盛着碎冰。

天微亮，淮河水堤外的湾地里，麦畦被寒霜熨得平展，墨绿叶片油亮发光。霜花缀在麦尖，像撒了一把细碎盐粒。一农人戴着老式火车头棉帽，蹲在田头抽烟，烟卷尾端红烬，与东方初露的曙色遥遥相望。当问及“小寒当头，麦苗怕不怕？”他吐出一口白雾，声音裹着寒气，满脸自信：“不怕。麦是哑巴，越冷越咬牙。”一句土话将节气说透了人味，把人说回了庄稼本色。

沿河岸再往北折东去，地势渐低，是滩涂湿地。芦苇早已收割殆尽，茬口戳在土里，给大地剃了个平头。灰白的

芦花不再飘飞，却在水面上投下疏朗的影子，仿佛旧年诗句还在字里行间徘徊。偶有一声清脆的“嘎”，是野鸭用喙敲破冰层，啄起一条迟钝的泥鳅。声响短促利落，像在空中折断一根枯枝，将“小寒凛”的脆响传得幽远。

折道西行，去看八公山。山不算高，有些地方却陡得很，山间石阶被霜雪浸得发白，踩上去咯吱作响。山腰有眼珍珠泉，夏日沸珠串串，冬日倒沉静下来，似要把喧嚣留给过客，把清寂留给自己。泉后石壁上，镌着清同治八年安徽布政使吴坤修所书“珍珠泉”3个遒劲有力的楷书大字，两侧楹联“珠泉尽洗贪腐气，淮域长流正义风”熠熠生辉。虽然笔痕被苔藓啃得有些斑驳，但浸着岁月的潮润，衬着人文底蕴。伸手触摸卵石，指尖沾了冷绿，也沾了经年未散的气息，自然与人文交织于此，韵味悠长。这光景让人不禁想起西汉淮南小山的《招隐士》之句：“王孙兮不归，春草生兮萋萋……”小寒之日，春草尚在遥遥，但诗意已在石缝间抽芽。

登上山顶远眺，寿州古城如一方冻凝的砚台，护城河就是砚池里磨开的墨。城墙垛口猎猎旗旌，远望去，像镶了红边的银杏叶在风中翩翩。北门外，丘陵纵横交错，山冲里栽着成片桃林。此刻桃树落尽叶，黑黢黢的枝桠铁一般遒劲。

阳光渐薄，如一页泛黄的旧信，风卷寒意掠过，读得纸页沙沙作响。淝水大桥下船队缓缓驶过，柴油机“隆隆”声低沉浑厚，交织在水流声里，给这条古老的河，做一场温柔的心脏复苏。

菜市场，是这时节人间烟火最浓的地方。人潮涌来，寒意便被生生割碎。豆腐摊上的豆腐白得晃眼，像一块块没

小寒凛

程晋仑

时光写过的日历。卖藕妇人随手掰开一节藕，银丝缕缕牵成网，可网住众多游子乡愁。牛羊肉汤的推热气腾腾，浓香的汤汁咕嘟翻滚，像煮着一场迟迟未到的雪。

在摊边找个地方坐下，要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牛羊肉汤。汤面浮着金亮的油星，筷子轻轻一拨，阳光便碎成万点金光。一旁有老着正教孙儿唱数九歌：“一九二九不出手，三九四九冰上走。”孩子冻得通红的小手，猛地塞进爷爷脖领，爷孙俩互打哆嗦，温馨场面，像一同完成一场小小的、暖融融的仪式，能够让让人明白小寒之冷，本就是用来取暖的——身体先学会颤抖着靠拢，心才会生出熨帖的温度。

傍晚的老城区，窄窄的街巷，被两侧的山墙夹成一道细缝，天色也跟着挤成线。砖缝里渗着四十年前的煤烟味，混着七八十年代喇叭里的老歌调。理发铺的木转筒吱呀转动，就像给流逝的时光打节拍。修表匠把放大镜扣在眼上，一粒比米粒还小的螺丝，指尖稳稳落定，咬住了整座城市的滴答声。

夜深的河堤边，冰层已结得厚实，星子明明灭灭悬在天上，像有人往银河里撒了一把碎钻。远处电厂的冷却塔吐出白雾，被风拉成一条游龙，与淮河的冰龙首尾相衔。两条龙之间，卧着淮南——这座因煤而兴、因河而灵之城，此刻被小寒的凛声轻轻裹住，像被一枚温润的银扣，别在了冬的衣襟上。

贴向冰面，可听见“咯吱、咯吱”轻响，那是冰在悄悄增厚，也是地心在暗暗松土。再细听时，仿佛有极轻的“噗”声——或许是麦苗在分蘖，或许是草根在舒展，或许是桃枝里的花苞，正悄悄破壳。

小寒的凛，表面是封冻，内里却是给所有生命的一次深呼吸：枝桠收回来，将根须扎下去，欲望敛一敛，把故事藏一藏。

轻轻拍落枝头的霜，心里却升起一簇火。火不算亮，却足以点燃接踵而至的三九寒天。想起白日老农的话，似渐有所悟：麦是哑巴，越冷越咬牙；人也是麦，城也是麦，家国亦是麦，咬住刺骨的冷，才能咬住破土的春。小寒凛凛，冻得住淮河的浪花，冻不住百姓屋舍里的锅碗盆勺碰撞声；冻得住枝头的果，冻不住孩童们指尖下的春——让每一粒种子都看见春天。眼眶不禁一热，原来教育也是一种凛，把天真烂漫凝练成坚硬的种子，把种子悄悄藏进心田，等一声春雷炸响，便有万木争春、破土而出。

窗外鸡鸣已过三声。霜花又爬上窗玻璃，透过玻璃去看一片透明的薄冰，冰里映着这几天走过的山、水、城、人，也映着自己这一个被小寒凛过的普通人。

小寒，是冰里藏着火，是冷中孕着热，是冬与春之间那道窄窄的缝。缝虽小，却足够让风穿透，让雪穿越，让一代又一代的淮南人，揣着暖意，穿过寒冬，走向春天。

思绪就这么翻滚着，突然心生一念，来了灵感，写下一行字，算作自勉——“小寒凛凛，不是要把世界冻住，而是将世界收紧；收紧，是为下一次松手时，能够把整个春天抛向人间。”

此时，早已没了睡意，于是起来，推开窗。东方未白，天边有一缕银青，正悄悄裂开一道缝，似人用指甲，在冰面上轻轻划了一下。那裂缝极细，却足够让光渗进来。我听见“凛”的一声轻响，冰又动了。

□诗 歌

他们，用劳动为新年起笔

张雪晴

焊枪点燃蓝色火焰
在钢板的接缝处游走
飞溅的火星如烟般绚烂
在夜空炸开的一瞬间
映照新年的轮廓
他们在烟花碎影中描绘劳动新篇

塔吊横空 钢铁长臂揽星河
钢柱立地 挺拔雄姿定苍穹
一横一竖浇筑时光的经纬
搅拌机吟唱，挖机低鸣，铁锤击节

声
紧锣密鼓
为他们呐喊助威，加油鼓劲

你看
安全帽点点移动
像尚未隐去的星辰

测量仪的红色光点
在薄雾中轻轻跳跃
锚定新年最初的方位

他们是人间烟火的执笔者
以青春为笔，汗水为墨
在图纸的留白处
浇筑每一方黎明
而那炊烟升起的暖意
正在地基砾砾里
悄悄抽出第一缕新芽

当日历翻过旧时光
厂房在各项检查中顺利验收
每个螺栓拧紧的决心
每道焊缝连接的未来
都将在他们劳动创造中
缓缓实现

□随 笔

落日照高楼

徐满元

落日照高楼，实际上就是落日在含情脉脉地与高楼对话。而对话的语境便是外化的晴朗天气。

除了看什么都觉得新鲜，甚至因此有些怯生生的东升旭日外，太阳早已习惯了俯视万物苍生。而万物苍生，包括高楼在内，也早已把仰视太阳，当作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。

可日落西山之时的太阳，就像一个俯下身来的巨人，让高楼有了平视乃至俯瞰的机会。

当高楼平视落日时，落日也聚精会神凝视着高楼。高楼与落日就像一对互诉深情的好友，一个推心置腹地诉说，一个全神贯注地倾听——当落日用夕阳的口吻详细叙说着自己经天的故事，高楼立马变成一只张开的大耳，屏住呼吸用心聆听，并向落日敞开心扉，让“夕阳无限好，何惧近黄昏”的观点“深入楼心”。每一扇窗户也都为阳光自由进出开具了免检通行证。而当高楼敞开心扉，一五一十讲述着自己立地的经历和感受时，落日感动得眼眶发红，连自身都快成了一颗滚烫的热泪。饱含着对高楼不平凡阅历的钦佩、赞叹与感慨，也有对“经天纬地”之不易的认同与自诩英雄惺惺相惜的共情。如此情感共鸣，也应该算得上“惊天地，泣鬼神”了吧！

当落日恋恋不舍却无法停下坠的脚步时，仍一步三回头地凝望着高楼，充盈着眷恋之情的目光全化作余晖，让高楼镀金般闪闪发光，又仿佛披着袈裟的高僧，口中还似乎念念有词。直到夜幕降临后，细心者才发现，那些

祈祷或祝福的词句并未种子般落地生根，却被晚风像快递小哥似的送至天空，化作了满天星辰，慈祥的模样犹如善意的化身，叫所有的仰望者都感受到了来自遥远天际的光明和温暖。

而看着落日即将被西山当作金币收入囊中，一脸惋惜却也无可奈何的高楼，一时因不知所措而呆立。刚刚逝去的仰望变成现在的俯视，一切看上去都那么自然又迅速，高楼一点也没有易位的欢欣，只是默默把自己变成一本书，而落日临别时分赠送的每一缕余晖，都被高楼视作金句收入书中，成为一行行隽永的文字。它们就像高楼的脑海里储存的美好回忆，随时可以拿出来咀嚼，从而成为高楼舌尖上的美味。

只是望着落日远去的背影，满腔惆怅的高楼却没有半点悲伤和忧愁——它比谁都清楚，即使不是明天，那后天、大后天……总有一天还会与落日再次相会，到时再畅叙相思之切、相会之乐、相拥之趣，岂不快哉！

我总喜欢于晴好天气，或坐或站在阳台上，细细品味“落日照高楼”这幅人与自然联袂完成的，让我大饱眼福而又浮想联翩的艺术精品。尤其是远眺林立高楼沐浴于夕阳的余晖之中，恰似群仙于天河中洗浴。恍惚中，仿佛自己也随之飘飘欲仙起来。

是的，“落日照高楼”便是人间递给仙界的一张靓丽的名片。对黄梅戏电影《天仙配》喜爱有加的我有时甚至在想，七仙女看到这诱惑力十足的旖旎风景后，会不会再一次下凡到人间。

□散 文

归 尘

程宇昂

你躺下来，背靠着微凉的土地。草叶的尖端搔着你的脖颈，痒痒的，像一些细碎的耳语。你阖上眼，不是为了睡觉，而是为了让那层薄薄的眼睑——这脆弱的屏障，将头顶上那片令人心悸的、无限的虚空，稍稍推远一些。然而，光还是渗了进来。那些穿越了万古洪荒的星光，此刻正冰凉地、无声地，落在你的眼皮上，你的脸颊上，你摊开的手掌心。你忽然觉得，这具被地心引力牢牢吸附着的躯体，轻得可怕，仿佛一颗即将被风吹走的尘埃。

于是，你想起了童年。不是某个具体的事件，而是一种感觉。是夏日午后，老槐树下那片晃动的光斑。光斑里，尘埃在跳舞，缓慢地，慵懒地，带着一种亘古的节奏。你伸出小手，想去抓住它们，它们却从你的指缝间溜走了。那时候，你不懂得什么叫“流逝”，你只是痴痴地看着，觉得那光斑里有一个完整的世界，一个由寂静和微尘构成的、安详的宇宙。此刻，这满天的星光，不就是一片巨大无匹的、冰凉的光斑么？而你，依旧是那个想伸手捕捉的孩子，只是心里多了些惘然。

时间……它究竟是什么形状？科学家说，它是一条笔直的、有方向的射线，从无限的过去，奔向无限的未来。可你总觉得不对。在你皮肤的褶皱里，在你每一次无意识的战栗里，时间更像是一条宁静的河。它不是向前奔流，而是缓缓地、深沉地环绕着你。远古始祖鸟划过天际的那一声啼鸣，或许正混着今夜隔壁婴儿的哭声，在你耳膜深处形成共鸣。那个在泥泞中第一次仰望星空的猿人，他眼底的困惑与惊奇，是否也原封不动地，沉淀在了你的基因里？你听见风声，不是此刻的风声，它是万千个世纪以来，所有吹过大地、抚过山峦、叹过离人耳畔的风的总和。

你想动一动，想证明这具躯体、这个“我”的实在。你试着弯曲一根手指。这个念头，像一道闪电，从混沌的脑海里生出，沿着密布如森林的神经网络，

传递到末梢。指令下达了，肌肉收缩了，指关节发出一声轻微的脆响。完成了。可这个“我”，这个发出指令的源头，它又在哪里？它不在心脏，不在大脑，它仿佛一个幽灵，寄居在这具由水和矿物质构成的、暂时的容器里。这个“我”，是何时住进来的？又将在何时离开？它来之前在哪里？它走之后，这满天的星光，又会为谁而亮？

你几乎要沉溺于这种虚无了。然而，一股更强大的力量将你托住。不是来自哲学，不是来自科学，而是来自一种更古老的、更朴素的感知。是你的背，紧紧贴着的这片大地。它不再是冰冷的，而是透着一股恒定的、沉浑的暖意。这暖意，是白昼太阳的馈赠，是地核深处熔岩的呼吸，是无数生命在此生长、腐朽、又重生的余温。你不再是悬浮的尘埃，你是一棵草，一块石头，是这巨大星球皮肤上一个微小的凸起。你的脉搏，开始应和着某种缓慢而博大的节奏，那是大地的心跳。

你重新睁开眼。星空依旧，但那令人恐惧的深邃，已然化作一种慈悲的笼罩。每一颗星，都是一只眼睛，默默地注视着这片土地，注视着这出上演了亿万年的悲喜剧。战争与爱情，创造与毁灭，智慧的闪光与野蛮的嚎叫，一切的一切，都被这无言的星光所见证，所包容。个体的悲欢，在这宏大的尺度下，轻如叹息，然而，正是这无数声细微的叹息，汇成了历史的洪流，生命的交响。

你坐起身，拍了拍身上的草屑。动作很慢，带着一种新生的郑重。该回去了，回到那间亮着温暖灯光的屋子，那里有尚未读完的书，有冷掉的半杯茶，有一个属于此时此刻的、具体而微的人生。

你最后看了一眼星空，然后转身，走向来路。脚步落在草地上，发出沙沙的声响。你知道，你什么也没有带走，什么也没有留下。你只是这长夜里，一个短暂的醒着的梦。而时间，那条宁静的河，依旧在你四周，深沉地，缓缓地，流淌。



柿柿如意

吴雨田 摄

□随 笔

残岁新元小记

黄丹丹

旧倾流，无需拿什么作为诱饵与交换去逼迫。我不擅、不喜周旋人际，遐思冥想、独行乃我自幼以来的癖好。一个人任性如此，读与写便是最好的归宿吧。感谢文字容纳我，又容许我在自己构想的世界里，自在地驰骋。比起现实世界的虚妄，我更热爱虚构世界里的真善美。

年末岁初，每日杂务缠身，时常感到力不从心，却依然学不会推卸与糊弄。这具肉身降临人世，被母乳、被天

地滋养，一寸寸长大，最终又会一寸寸萎缩、消逝。人到中年，时常有听闻时间呼啸而过的惊魂之感。于是对时间更为珍视，对身边的人更为珍视，对自己短暂拥有的一切，哪怕一朵花、一杯茶，都充满爱怜与不舍，因为心知，它们很快便会消逝，如同我们游走于人世间的肉身一样脆弱、短促。晨露般短促，夕光般短促……或许，在那双从更高处看下来的眼中，人的一生，比花开、露凝、夕照在人眼中存亡的过程不

知短促多少倍。

如此短暂的一生呐，还要经历酸涩、苦痛、衰老的折磨，命运留给人的好日子，并不多。而文学以它独特的方式滋养我，护佑我，在读与写的过程中，我体悟到更多。我能共情他人的悲喜，能体谅他人的不易，甚至渐渐地，我竟转变了对待某些看不惯的人与事的漠视态度，而报之以理解与尊重。每个人的内心都是一个独立的宇宙，理解并尊重，保持平静看待一切的定力，并保持不顺从、不屈服的秉性，继续做自己。

吐露以上心迹时，我脑海里不断浮出苏轼那句“寄蜉蝣于天地，渺沧海之一粟”，但写完最后一句，我仿佛又见曹操抚须颌首，我微笑着望向他，随他吟：“幸甚至哉，歌以咏志。”

□散 文

岁序更迭，流水不腐

赵鸿冰

家一起，对二十四节气馆进行最后一次检查勘误。有幸作为特邀嘉宾参加了1月16日的开馆仪式。多次往返于寿县、合肥之间，参与《寿县通史》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与安大历史学院组织的编纂对接会。参与并完成《寿县文史资料》第十一辑《水润寿州》编辑工作。先后走访五里闸、寿西湖排灌站、芍陂、正阳涵、淮河大堤、安丰镇倒虹吸等水利工程，为编辑工作提供第一手资料。

2025年8月起，按照组织安排，参与《文脉春秋·寿县》的素材收集和拍摄

工作，我们冒着高温酷暑，先后到寿春、八公山、正阳关、安丰塘、隐贤等乡镇采风。10月15日，我在许老师家古色古香的老房子里参与拍摄家宴镜头，在片中为小朋友讲述“时苗留犊”的故事，足足拍了6个小时，央视摄制组的敬业精神成为2025年我最难忘的记忆。

这一年，仍然“爱我所爱，无怨无悔”。4月份参加安徽省青年音乐人才培训班，聆听了舒楠等大师的讲座，对歌词创作有了新的认识。有幸加入市音乐家协会。5月份，参加鲁迅文学院寿县教

学实践点学习，聆听了鲁院老师的讲座和陈先发主席的讲座，受益匪浅。本年度还多次参加“循理文学大讲堂”的名家讲课，特别是“21世纪文学之星与新时代大文学观论坛”，听徐贵祥、陈先发、许春樵等大家的讲话，开阔了视野，重新审视自己的写作。

2025年，利用业余时间把40年来的习作整理成册，辑成20万字的《青春的走向》散文集，交由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。

这一年，认真完成单位的本职工作，编辑好每一期《文化寿州》版面，服务寿县文旅发展。这一年，文学创作几乎荒芜，只有9篇散文在市级媒体刊发。

新元肇启，前路灿烂。作为一名媒体人，我将继续“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”，为这个日新月异的新时代发出光和热。